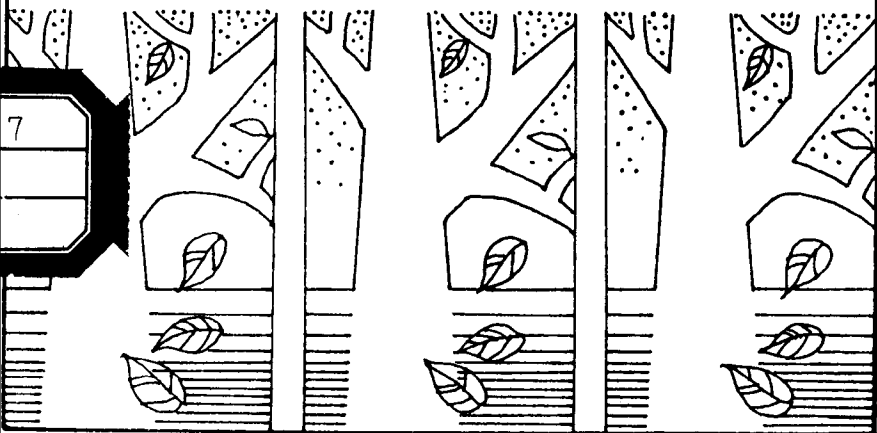


苦难

沙 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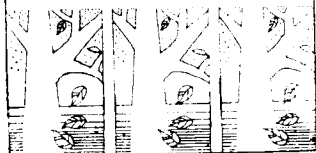


I 46.1.1

31

苦难

沙汀



花城出版社

FLOWER CITY PUBLISHING HOUSE

责任编辑 李 汗
封面设计 刘仁毅

苦 难

沙 汀

*

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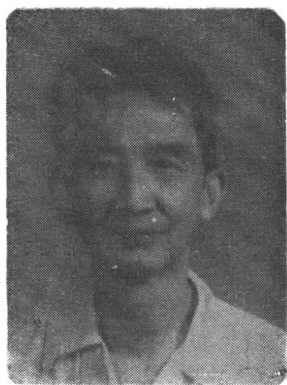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3.625印张 2插页 57,000字

1933年2月第1版 1933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4,800册

书号 10261·223 定价 0.43元



沅 汀

一九七五年秋初摄于成都

重版《苦难》序言

这个集子里的九篇小说，《代理县长》，因为在上海送审未被通过，我就寄给天津的《大公报》文艺副刊，后来却在《国闻周报》上发表了，是《大公报》转去的。这两家报刊原来都属于一个共同的发行人。

开明书店为纪念成立十周年，要出一本集子《十年》。主编请巴金同志约我写一篇，我就写了《逃难》投寄。它同《代理县长》、《苦难》、《为了两升口粮的缘故》和《轮下》，可以说都来自一九三五年我回川西北老家所获见闻。我回去则是为了安葬母亲。

那次我在家耽延的时间不长，收获却不少。《兽道》和《在祠堂里》都是那一次故乡之行的产物，写起来也相当顺手，读书界的反应还大都不错。从人物原形说，《龚老法团》最为突出。他本来姓钟，我那次回去，他老先生已作古多年了。当然，我写作中有增改，有虚构，而若是为他立传，那就不免有些唐突。

这九篇小说中，《毒针》和《酵》我不怎么喜欢。不过出版单位既然希望按照巴金同志主编的《文学丛刊》的编排重印，也就只好由它去了。是为序。

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北京。

目 录

重版《苦难》序言

轮下.....	1
龚老法团.....	16
代理县长.....	31
为了两升口粮的缘故.....	45
毒针.....	56
逃难.....	69
苦难.....	82
人物小记.....	94
酵.....	100

轮 下

在那间窄狭阴暗的室内，穆平先生的家属，都已熟睡了。其中包含着他的母亲，妻子，一个寡嫂，三个五岁至十岁之间的小人。他们横摊在那足足占了屋子一半的地铺上，身子蜷缩着，拦腰搭着一张薄而陈旧的铺盖；是从小栈房租来的，上面已经给各式各样的方形补钉缀满了。

半支洋蜡寂寞地燃照着。因为没有烛台，蜡烛是栽在一枚值钱二百文的铜板上的，熔落的烛油已经堆成一个白晃晃的银色小丘。全屋子只有穆平先生一个人没有睡，他还坐在台子边望着洋蜡出神。他凝想一阵，便又呵一口忍受的气，于是拿笔管搔搔头发，伏在案上书写起来。但不上一行，却又立刻小声地怨道，“真害死人！”重新对着烛焰发愁了。

他在草写一件诉状。那被控诉的对象，是同他一道

逃难出来的县长，接收诉状的是将校团。将校团一入川就公开奖励揭发贪污，而且已经正正经经做过一两回严厉的榜样了。但他并不真想把诉状递上去。如那些同乡的士绅一般，他也仅想让县长知道他将要这样做，而能在接济或借贷的名义下取得一笔款项。他知道有两位绅士已经恢复过从来的阔绰；就是那些单在末尾附上一个名字的，也已暂时使生活有着落了。

为了减少麻烦，他原先本也仅想附上一个名字的。但他们不张理他。有的至多握住他的肩头，偏了颈子瞅牢他一会，笑嘻嘻地哼道：“你也想吃这种钱呀！”他想回答说他当然也想。他有一大家人，逃难的时候，他又连针也没有多带一苗出来。但他没有说出口，而且那人也并不愿意为他多费时间，早已笑着走开去了。几次的请求失败后他才决心单独行动。当中虽也曾翻悔一次，但他的家庭既已知道这个可嘉的办法，翻悔便也全无用了。

他们不让他说过完事。尤其是那女人，他的妻子，近视眼，黑而壮大，有着一副泼辣爽利的性格。她再三再四宣称，丈夫的踌躇不过是毫无出息的表现。他的母亲和嫂子的啜泣也不让他安心。那老年人时常含着眼泪说道：“我活了这样大才来受活罪呀！”而他那些娇弱的子侄，又早已下巴饿尖，眼眶陷落，活象叫化儿了。

这种种情形使他重新坚定下去。他决心试作一次良心的和性情的绝大冒险。他开始草写已经第三天了，可是结果他才写成大半。这并不是因为材料缺乏，他清楚很多告化子县长的政绩。而且在四川，想要从地方官身上找点劣迹，真也有如想从栈房里寻找臭虫一样容易。他的困难是在他的心情。他总被一种嫌恶和不快支配着；一想到写成以后的种种手续，他又不免焦躁起来。

此外，行文的生滞也是他工作迟缓的一个原因。他找不出适当的字句来，正如他有时忽然碰见一个相熟的阔人，竟连“吃过饭没有”这样普通的询问也说不上口一样。但在少年时代，穆平先生却是以国文拿手见称的；虽然容易脸红，见人时也能够随便应酬几句。他毕业于本县高小，结婚过后，便上省城升学去了。他参加过一九二一年的轰打省议会事件，当过学联会的代表。醉心于《草儿集》和《胡适文存》。他还想到省外留学，给家庭留难住了。

从省城回来就没再出过门。他过的一种隐士似的生活，很少应酬，也不打算沾染任何公事。如他父亲所常说，他们并不需要他挣钱养家，只求他能够守成，就足够了。两年的长期寂寞才使他逐渐在茶馆里露面。他比他那死去的赌鬼兄长受人尊敬，直到他那悲惨可笑的离婚发生为止。那近视眼女子是从小给父亲定下的，丈人

是个哥老会头目。当时“袍界”的气焰已经大减了，但为安全起见，一个绅粮和一个“大爷”联亲，仍不失为一种流行的聪明办法。

他的离婚一开始就遭到家庭反对；那女人和他大闹了一通，也哭回娘家去了。但隔天便又领着大批亲眷回来，带着锥针和黄荆条子，狠狠给了丈夫家一场捣乱。可是这反使穆平先生坚决起来，他向县署申请离异了。他一直闹了两年，经过三任县长。那使他难受的是最后一任；他不但不判定离异，还在维持风化的见地上打了他二十个手心。退庭时几个哥老们又照例奚落了他一场，于是抱着一种绝大的屈弱，他跑往新都出家去了。

他们费了半月的时间才寻着他。这时他已削掉头发，但由于父亲的死耗，母亲的哭求，他依旧还了俗。那老年人又特别请了两席客，把媳妇也接转来了；不过那岳父不久便也去世，并没有在撑持门面上替女婿保住若干利益。人们一样把他当成一种笑柄，后来甚至成为一种虚无，一个零号。只有摊派各项军款时他们会记起他来，县长做生日也有他的分，虽然他们并无交情。他们叫他做莫奈何，他自己也渐渐习惯于这绰号了。

有着这样经历的正是穆平先生。现在他又在继续草写诉状了。然而结果更坏。还未落笔，他便又把七紫三羊的水笔一掷，生气而又胆怯，从桌子边站起来了。他

焦灼不安地踟躅起来；屋子里满塞着破烂的什物，桌椅和锅灶，他踏不上几步就得回转头走。在面对着地铺的时候他总哼一声来泄气，觉得一切困难都是他的家属造出来的。因为倘是没有他们，他尽可以随着环境的安排好了。

他一生最害怕的便是和外人打交道；尤其是那些地位高过他的人物。在逃难的前一月县里开过一次会议，为防军筹剿赤费，所有的士绅全到场了。他们也照例给他写了一笔，那数目是他无法出的，他冒冒失失地反驳了；但当主席愣着眼珠，吩咐他应该说得高声一点的时候，他的脸上忽然烧了一般，赶紧把眼光顺在一边，生气地咕咕道：“那我去借好了罗！”他的话语依旧没有人听清，可是那些主持者已经把他作为默认，继续朗诵出别的人名和数目来了。

现在摆在他面前的事却更艰巨。他不能直接和县长交涉；但诉状写好后，他得将它藏在怀里，去茶馆里选择一张接近县长的茶桌坐下，然后毫不留神似地，把诉状不时取出来翻阅。待得机会到了，于是做出一种严重秘密的神情，拍拍一位和县长同席的熟人的肩头，招请到自己身边来，小声请教一些公文上的字句和事实。这样子，依着旁人做过的榜样，那人会吃惊道：

“你是怎么的呵？你！”

“怎么的？他把我们刮得太伤心了！”

“快算了吧，过都过去了的事情！”

“你说得容易——我现在一家人拖得惨哩！”

象这样，一个复杂曲折的节目算开始了。但也仅仅是开始，那最后的结果还是很缥缈的。在经过几度交涉之后，也许他可能得到一笔接济，也许不过请吃一餐酒饭，但也许给那中间人用狡猾搪塞下去；一涉想到这些，穆平先生立定了，他小声地生气道，“你们倒只晓得在嘴上说的热闹！……”

这时候，他的女人蓬着头发坐起来了，她用两手向发际抓搔着，含含糊糊地问道：

“你还没有弄起么？”

穆平先生嘟着嘴把身子背了开去。

“我就猜到了吧！看你把这一家人拿来怎么做！……”

她已经站了起来；一面嘟哝着，一面双手伸进衣裾，打开门到室外去了。在回转铺上的时候，她把身子往被盖里一缩，就又刻毒地讽刺了他一句：

“真是秀才倒霉，连一字也写不成了！”

穆平先生忍不住叫出来：

“那样会说你来写呀！”

“可惜我不是男人！……‘拦人！’看样子就拦风也不成哩！……”

他们互相争吵起来：除去两个顶小的孩子，所有的人全惊醒了。那个名叫金生的男孩，他盘了脚呆坐着，睁圆一双大而忧郁的眼睛。四五岁时是见天要吃三个鲜花饼的，穿过出锋兔皮马褂，现在却已学会上小菜场了。他的母亲，那个可怜的寡妇，有气痛病，她恳求他们道：

“已经到了这种地步，真是，还有什么闹的啊。”

“你不清楚，这屋里要把我吵死才好。”

那母亲也叹了口气了。穆平先生嘴吃地分辩道：

“我又没有说不写；一起床就缠着你闹，象教训大儿小女样……”

“这才推得干净呀！”近视眼嚎叫了，“你怎么不说我挡着你不写哩？不是看见一家人拖得可怜我管你拂屁！难道我还怕饿饭么？嫁鸡随鸡，你讨口我愿意背夹背！……”

“我活了这样大才来受活罪呀！”老母亲呻吟着。

穆平先生还想分辩，但他抓抓领口，和自己生气道，“横竖是我倒霉！”重新在台子边坐下去了。在他受尽委屈，而还不得不向命运低头的时候，他总是抓一抓自己的领口泄气，而且说着同样的话。他的家属还彼此安慰了几句才又各自睡去。这时已是夜半了。空气相当寒冻。因为室外便是街道，陈旧的铺板随处张着缝隙，不时可

以听见哨兵讨叫“口令”的吼声。自来水厂的筒车响得更清厉了。

初来的几夜，穆平先生常因这水车声想到他的学校生活。他的学校也是挨近南门城的。他会回想起他的同伴来，他们的热情和放谈。话题照例是爱 and 人类，以及我们这古老民族的悲苦的命运。他的回忆常常以一个美丽而寂寞的苦笑收场。但他现在并不想着这些，他在专心写着诉状。也许因为已经看出毫无推诿的可能，鸡叫头遍时，他终于把诉状完结了。

次一日他又费了一个上午时间缮写。这工作在他也困难，容易写错字，他随时得停下笔打补钉。他的家属已经对他感到满意了。屋里充满一种宁静和穆的空气。那个大孩子伏在行灶边用竹管吹火，小的在旁边杵柴灰玩。近视眼看见菜油已经冒烟，便住了嘴，取来一只提篮，把篮内的豆芽向锅里倾倒下去；跟着来的是一阵毕毕剥剥的声响。

她一边用锅铲翻炒着，一边自负地继续道：

“说起来总是我多嘴，肯听劝，钱已经到手了。”

“他二爸什么都好，”那寡妇附和说，“就是做事情不爽利。”

“好了吧，我的字又写错了。”

穆平先生温和地抱怨了。他搁下笔，用米汤粘上一

个补钉，在灶门口烘烤一下，然后再又抄写下去。他直到午后才缮好，于是反复地看了几遍，这才不大放心似地放进马封筒去。他准备动身了。在这当中，从他刷振那件油腻发毛的五丝缎马褂起，到送出门走掉止，他的家属一直地给他壮着胆，说出种种必要的鼓励。近视眼还为他细心地绷伸着那件灰布长衫的大摆。

她一面这样做，一面叮咛他道：

“记得么？现在的人服硬不服软，他要闹你就拚着他闹。……”

“闹也不是事，”那母亲沉吟道，“闹烂了倒反而不好。”

“只有妈才是！有什么闹不得哩？你怕他现在还在摸印把子么！……”

老太婆沉默了。近视眼又继续唠叨了一阵。甚至叮嘱到丈夫的神气。因为她深知穆平先生见不得大市面，在人前惯爱半勾了头，缩蹶而胆怯地撕掉着手指上的茧皮，或者用牙齿咬掉它。象这样的神气是只配受人欺侮的。她们直送他到大门边上，于是穆平先生咕咕了一句，“简直把人当小孩子样！”向一家川北凉粉摊转去，走掉了。

他向着总府街走。因为他的目的地是在商业场一条横弄里面。在成都，由于职业不同，目的不同，县属不同，每一群人常有一个固定的茶馆坐。他的同乡常去的

地方是市骏台，地址清静，同弄只有两家苏裱铺，一家弹子房，其余的铺面全是空屋。茶馆只有两开间大。摆着茶桌的阶沿已经满铺着瓜子花生壳，口痰和烟蒂，客人已到齐了。

那县长也恰在阶沿上喝茶。县长姓陈名博斋，因为常带一根长烟管走路，老百姓却叫他陈告化儿。是个沉闷的瘦长脚色，鼻梁上架着玳瑁墨晶眼镜。喜欢看的书是《江湖奇侠传》。同四川多数县官一样，他的出身很模糊，一般人仅知道他和某司令有着郎舅关系。在他邻座的大都是穆平先生的同乡，他的交涉就需借重他们；但他在苏裱铺面前停下来了。

他是为斟酌一切必要的步骤留下来的。他立在一幅上了绷子的条幅前面，装出鉴赏的神气；拿手指在衣服上漫画着，临着上面的字体，一面瞟着茶馆窥视。他不能断定上哪一张桌子去好，因为他一时竟找不出一个容易说话的人来，仿佛他们平日大都对他不很看重。他在衣服上画了好久，末后他只专心希望会有人叫他一声。而他毕竟等待着了。

一个架托力克眼镜的中年人从商场外走了进来。这人浑号邓大炮，当过团练局长，一生最得意的事是在一回县行政会议席上打过一位乡绅的茶碗。他现在专门靠着县长吃喝，替他疏通各项纠纷；但一面却又鼓励着他

的同乡捣蛋。他伸长脖子瞅了穆平一眼，沉吟道：

“吓！这入的想学苏裱匠了吗！”

“没事看着玩呀。”他笑着回转身去。

但那一个已经走进茶馆去了。而且把县长招呼了出来，彼此耳语着，一面径向商场外面走去。因此，当穆平先生蹒跚地跟去时，还没走近茶馆，便又立定了。他想留住他们，因为觉得不合适，他没有做。他起初不免感到一点失望，但立刻却反被一种奇怪的舒服所占有，以为倒是另等一个适当的机会好些。但直到电灯放亮他还没有等着他们，于是装着一肚皮的担心，他回家去了。

到家的時候，他的家属正同房东办好交涉。房东是个胖老头子，开着一家客栈，他们初来的时候，便是在那栈房里落脚的。他们允许改天连栈账全部还清。那近视眼还说得很有把握，仿佛不久便真会得到一笔巨款一样。她对他们的求告感到委屈，因此，当房东走后，她忍不住小声地叫骂起来：

“这才不得了哩！——把你好几个臭钱呵！……”

看见丈夫走进来，她停了一会，担心地问道：

“还没有眉眼么？”

“你们怎么把事情看得这么容易呵！……”

“那你这大半天在撩卵呀！”

她忍不住想这样叫出来，而她嘟哝道：